

Research on the Portrayal of Women in Lucy Chen's Early Novels

Jinru He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 Fuzhou, Fujian Province, China
184532585@163.com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ortrayal of women in the early works of the famous female writer Lucy Chen. The agrestic complex of intelligentsia is taken as the main entry poin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writings of women in Lucy Chen's novels during this period through deep reading of the text. What can be found is that the writing of women in these thirteen early works of hers seems to project the inescapable destiny of the struggle, pain, and helplessness, however, in fact, he is accusing and lamenting the various oppression and destruction carried out by social cancers such as superstition, the stubborn ideology of feudal patriarchy and so on. And, he called for people, including women, to bravely fight for happiness and freedom in the changing times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Keywords: Lucy Chen, intelligentsia, female, modernization, agrestic

陈若曦早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何瑾如

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福清，福州，福建省，中国
184532585@163.com

摘要

这篇文章研究的是著名女作家陈若曦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知识分子的乡土情结在这里被作为了一个为主要的切入点。笔者采取了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这个时期陈若曦的小说中对于女性的书写，可以发现的是，她这十三篇早期的作品中对于女性形象的书写，看似投射的是在命运这双翻云覆雨的大手的面前女性的挣扎、痛苦与无助，实际上是在控诉和感叹她们被迷信思想、封建父权制的顽固思想体系等社会毒瘤所进行的各种压迫和摧残，以及呼吁包括女性在内的人们在时代变迁、现代化进程中要勇敢地去为了幸福而奋斗、争取自由。

关键词: 陈若曦, 知识分子, 女性, 现代化, 乡土

1. 前言

在陈若曦的早期小说中所出现的女性，很多都是在乡间有着长期生活经历的女性。自五四文学以来，对于故乡的书写和思考，就是一种被不断沿袭的传统。都是书写长期有乡村生活经历的女性，陈若曦小说所创造的乡间女性有什么特点呢，与其他作家笔下的乡间女性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区别呢？在她早期小说中的非农村女性形象，又拥有着怎样的特征呢？

2. 知识女性的乡土回望

2.1. 慈悲之心

无论是在大陆地区还是在台湾地区，“乡土”这个词都通常包含两种意义：“第一层意思召唤一个‘原乡’未被污染前的朴素传统；另一个意义则是批判下层农、渔、工业环境被剥削的情况（杨照一九九六：一三八页）。前者具有怀旧、浪漫化的倾向，后者却意在表达犀利的批判”。在沈从文、废名等作家的小说

说中，他们很热衷于把正面的、积极的意义赋予那一幕幕乡间图景，他们笔下的乡间田园风貌也总是散发着质朴、单纯，甚至是浪漫的气息，然而在陈若曦的小说中“这些乡村的正面意义不见得是女性的乡土经验。‘剥削’、‘银制’、‘压迫’早就存在于所谓的‘原乡’，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陈若曦的这种写法，不禁让我想到了大陆女作家萧红。学者陈思和曾经这样评价萧红：“萧红不像沈从文，沈从文是用美化自己家乡的办法来抗衡都市的现代文明，萧红则在坚持启蒙立场，揭发民间的愚昧、落后、野蛮的深刻性上，以及展示中国民间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所以，我认为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优秀的女作家。”

萧红在《生死场》所描绘的那个世界，和《边城》里沈从文所创造的那个世界有着巨大的不同，《边城》在描绘了乡间的自然美后，描绘的一幅幅民风淳朴的画面，在沈从文的笔下，就连阅人众多的妓女都带着感人的情义，但是在萧红的《生死场》里最早出现的是“罗圈腿”，丢了羊后他就焦急地到处找羊，却又因为踩坏了邻居的菜而开始打起了架。就是在农民劳作之后的休息时间，他们所讲的闲话内容也是毫不岁月静好，与《边城》里的爷人给纯真可爱的小孙女翠翠所讲的故事风格有着天壤之别，王婆给他人讲的那个故事是血腥可怖的，讲的是她如何把一个年仅三岁的小孩子摔死：“我把她丢到草堆上，血尽是向草堆上流呀！她的小手颤颤着，血在冒着汽从鼻子流出，从嘴也流出，好像喉管被切断了。我听一听她的肚子还有响；那和一条小狗给车轮压死一样。我也亲眼看过小狗被车轮轧死，我什么都看过。”《生死场》里的那个世界，按照陈思和先生的总结就是：“这完全是一个混乱的、肮脏的甚至令人恐怖的世界。”陈若曦笔下的乡村世界和萧红《生死场》里那个乡村世界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也是一个藏污纳垢、很不完美的世界，但是，陈若曦所描述出来部分，又没有萧红在《生死场》里所描绘的那么血腥、那么令人震撼。这其实和陈若曦的成长经历也有关，陈若曦所塑造的那个乡土世界，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她自己早年间的乡土经验，至于她童年时所生活的那个乡土世界，虽然说是乡间，但是距离大城市台北其实也很近，是“和台北市一水之隔的下溪洲”（《坚持无悔》），在台湾回归后，“这一带也改名永和市，隶属台北县”。也就是说，她曾经所生活过的那个乡村，虽然曾经是乡村，但是也绝不是“最落后”的那种乡村，相比于许多非常偏僻闭塞的乡村，它还是能够比较大程度地和外界沟通、接受外来城市文明的影响的。所以，陈若曦早期小说里的那个乡村世界，就没有《生死场》里的那个世界显得那么蛮荒，是一个开化程度更高的乡土世界，陈若曦对于乡村世界的描写，比起萧红的《生死场》，在风格上也会显得更加“文绉绉”。所以，陈若曦笔下乡土世界里的那几位女主人公：文姐、金喜仔、云英、桃花、柳太太、阿莲、阿青，她们事实上也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被城市文化给影响过的女人，只不过，她们在“质感”上，比更加落后、蛮荒的乡土

世界里的女人，更多了近代文明的熏陶，有着不容程度的女性“柔美”风情，有着一层令都市青年感到更加熟悉的色彩。

在看过萧红的《生死场》之后，陈思和先生作出了一个这样的评价：“萧红写了一群不像人的人”，并且：“这些人过的都不是正常人的生活”。虽然都是乡间女性，但是，要是把萧红笔下的王婆、麻面婆拿去和陈若曦笔下的文姐、金喜仔、云英、桃花、柳太太、阿莲、阿青作个对比，很多现代都市男性可能都会觉得：“后者，是可以算作女人的，至于前者，哪还有什么女人的柔美风情，至多也只能算是个雌性生物而已吧。”甚至，有些人可能都觉得这些“不像人的人”不配生存。但是我们的文艺女青年萧红，她有没有觉得那些她笔下“不像人的人”就没有属于他们的、生存的权利呢？她没有。在她的笔下，就算是对于那些在陈思和看来“过的不是正常生活”的“不像人的人”，她也没有放弃赋予她们追求“尊严”的权利。就比如说她笔下的那位麻面婆，作为一个低能的女人，她被许多人瞧不起，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低能”的女人，她也觉得有的时候要去努力，觉得要去证明自己一下自己、要去引起人家的尊重，“听说羊丢，她去扬翻柴堆，她记得有一次羊是钻过柴堆。但，那在冬天，羊为着取暖。她没有想一想，六月天气，只有和她一样傻的羊才要钻柴堆取暖。她翻着，她没有想。全头发洒着一些细草，她丈夫想止住她，问她什么理由，她始终不说。她为着要作出一点奇迹，为着从这奇迹，今后要人看重她。表明她不傻，表明她的智慧是在必要的时节出现，于是像狗在柴堆上耍得疲乏了！手在扒着发间的草杆，她坐下来。她意外的感到自己的聪明不够用，她意外的对自己失望”。这一段的描写在有些人看来或许是非常可笑的，但是我却读出来了一股严肃的善意，是萧红对于麻面婆的善意，麻面婆在这里行为虽然是傻傻的、笨拙的，但是萧红的笔调确实严肃的、善意的，麻面婆虽然智商不高，但是却也会想要努力把事情做得好一点，想要“为着要作出一点奇迹，为着从这奇迹，今后要人看重她。表明她不傻，表明她的智慧是在必要的时节出现”这就是尊严的闪现，萧红在这一刻为她戴上了一顶别样的冠冕。

相似的慈悲之心，在陈若曦的早期小说中也可以看见。在她的早期小说创作中，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主要是各种追求日常心愿小人物形象，例如：文姐、柳太太、桃花、阿莲、金喜仔、云英等——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她们都对于命运有所求，或是亲人的健康、或是美好的爱情，或是美满和睦的家庭、或是比较宽裕的生活条件，或是一个更加理想的社会大环境，但是碍于各种因素，她们都或暂时或长久地无法得到他们所希冀的东西，为了实现心愿，她们不得不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有的是对于迷信的花费、有的是自己的贞操、有的是自己的健康，有的是自己的尊严，还有的甚至为此搭上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与此同时，又有另一些人，正在摧毁着他们的心愿，譬如：

大伯、大妈、阿母等人。对于那些本性不坏，但是却又被生活折磨的小人物，陈若曦无一不赋予了她们以同情，在描写她们时，她的笔触是温情的，就算是写到了她们的一些错误的抉择，她的态度也不是嘲讽，而是带有温度的反思。她笔下的那个生活拮据、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妇女云英，背叛了她忠诚、辛勤、厚道善良的丈夫辛庄，出轨了卖猪肉的“长脚高”，要是在施耐庵的笔下，云英估计就只会是一个耽于淫情浪态、备受批判的肤浅淫妇了，但是陈若曦却没有这么写。云英这种背叛辛庄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但是对于出轨妇人云英和“长脚高”两人的私通，陈若曦并没有采取那种站在传统道德的制高点从而大加鞭挞的态度，而是作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接受过现代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乡间女性在婚姻中聚少离多、无法满足情感需求的境遇也赋予了很多同情和悲悯。《辛庄》是从男主人公辛庄的角度向我们叙述所发生的事情的，云英和辛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缺乏感情基础的，之后也是聚少离多，一步步地发展到了冷漠、压抑、无话可说的情况，至此，两个人的婚姻已经是名存实亡了。通过一系列细致的、客观的描写，陈若曦把传统女性意识与现代女性意识在农村妇女云英身上的激烈冲突给写活了，而不是单薄地、片面地、偏激地去对这么一个人物进行批判，这其实也是她慈悲之心的一种体现了。

知识女青年萧红和陈若曦，一个出生于 1911 年的黑龙江呼兰地区，一个出生于 1938 年的台湾下溪洲，一个是地主的女儿，一个是贫民木匠的女儿，虽然她们出生于不同的地方，虽然她们的出生时间相差了 28 年，虽然她们从未见过对方，但是她们对于她们笔下那些见识、文化水平远远不及她们自身的、小人物型的农村妇女，都不是用轻视的态度去书写的，而是带着慈悲之心去像人们讲述她们的故事，让我们看一看，在那广袤的乡间土地上，这些生灵究竟是如何去诠释她们的生命。相隔几十年，她们在不同年代为了农村妇女命运的持续努力呐喊，揭示了要完全妥善解决农村问题的艰巨性，也显示了人们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慈悲之心的薪火相传。那么，为什么那些来自于乡间的大量小人物式的女性角色会成为陈若曦在那最初的时候所执着于书写的对象呢？

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她拥有着浓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意识，“一件作品的内涵往往与作家的成长背景、历程有相当大的关联性。童年到青年阶段，可以说是建立道德观念、价值便准的重要阶段，故当时的历练、想法，或因环境造成的情绪、感受，往往会进入潜意识中，再转为自我意识。而作家则将这些潜意识化为文字，以行发感情。此外，就作家取材的习性来看，往往会从自身熟悉的经验开始”。陈若曦来自于社会底层，并且还经历了台湾的日据时期，在她早年的生活经历中，她曾经亲眼目睹了社会底层老百姓的各种痛苦和无奈，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她，深切地同情那些即使勤劳、善良，也对生活的摧残无能为力的老百姓的经历。虽然在后来她接受了高等教育，变

成了现代知识女性，并且已经广泛地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兴趣，但是：“童年乡村生活的记忆和因此滋生的社会责任感，使之不可能全身投入西方现代派文学，否定人生价值，崇尚虚无，他更关心的是在社会层面上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问题，而不是弃此不顾的形而上的问题”。所以，她选择勇敢地站了出来，真切热忱地为底层群众发声。

另一方面，也正因为陈若曦来自于底层，从小亲自目睹了大量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日常，作为一个有着倾诉欲望，不觉得自己的出身贫寒就从人格尊严上低人一等，并且还想要把故事给写好、写得鲜活生动的人来说，从她过往最为亲近的生活环境中大量取材来进行写作，也是比较符合常理的做法。与此同时，她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把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结合起台湾社会环境来进行写作也已经产生了兴趣，所以，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神秘主义也就在她笔下和她熟悉的台湾社会，以及她思想中的某些深远问题相伴而生。

2.2. 批判与抗争之意

在陈若曦早期小说对于女性的书写中，她经常提到：“命运”一词。在小说《灰眼黑猫》的引言里，她写了这么一句话：“在我们乡下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灰眼黑猫是厄运的化身，常与死亡同时降临。”又把阿蒂寄给小说中那个“我”的来信，作为整篇小说展开的支架，发出了诘问：“我奇怪难道真没有人逃出命运的安排？果真有命运，谁是主宰呢？”小说中的文姐，真的抱憾早逝了。那么造成文姐的不幸的，是不是就是灰眼黑猫呢？通过陈若曦的书写、剖析，我们可以知道，并不是的，陈若曦在这里借助一系列反问，不仅控诉了封建父权制度对于女性的残害，还控诉了迷信的思想风俗对于民众的毒害。并且，还呈现了在命运的潮流冲击下，因为选择不同走向从而导致结果差异巨大的人生面貌。

命运，是人类文学几千年来，一直被讨论的话题。在生命进程中，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们，对于命运所推过来的一次又一次浪潮，或是选择了奋起反抗，或是选择了逆来顺受。究竟是什么铸造了一个人一生中的命运，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有一些由长期的意识、观念所沉淀而成的信仰，是曾经有牢牢地、深深地引流过乡野村镇人民的命运走向的。陈若曦通过阿青和文姐这两个人的人生选择和人生结局的对比，强调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人生的影响，呼吁女性要勇于去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不仅是云英和文姐这两位农村女子会拘于传统的压力而顾虑重重、不敢勇敢地争取自己的幸福，在陈若曦的笔下，就算是女性知识分子，也是会的，比如《燃烧的夜》里的安曼。在她早期的其它小说，譬如《最后的夜戏》，她也书写了女性金喜仔被命运捉弄而产生的一系列悲剧，但是，她在小说的最后，也让金喜仔走上了坚强勇敢面对命运、改善自身处境的道路，这寓意和她所想要对文姐、对安曼、对广大女性

说的话也是相似的，那就是：“纵然艰难，也不言弃。”

3. 总结：

从上述那些方面来看，其实也可以把陈若曦的早期创作中对于女性形象的书写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和乡土社会之间的文化关系系谱中来进行考察，“一方面是知识分子与乡土社会之间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造成知识分子的回归情怀和深情关注；另一方面，觉醒的知识分子再也难以回到与乡土社会的无差异的文化层面上，在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消两的精神意识的差异”。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女性在从乡土走出后的角色定位与身份认同情况，以及自身乡土情结变化发展的一系列呈现。她控诉和感叹她们被各种社会毒瘤所进行的各种压迫和摧残，呼吁包括女性在内的人们在时代变迁、现代化进程中要勇敢地去为了幸福而奋斗、争取自由。

References:

- [1] Chiu, K. (1996) Women's "Local Imaginatio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ontemporary Local Novels in Taiwan. In: Ruiteng L., (Eds.), *Twenty Years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 Review of Twenty*, Chiu Ko Publishing, Taipei. pp. 359-385.
- [2] Chen, S. (2017) *Fifteenth Lecture on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 [3] Xiao, H. (2019) *Xiao Hong's compilation*, cflacpc, Beijing.
- [4] Chen, L. (2008) *Persistence·No Regrets*. Chiu Ko Publishing, Taipei.
- [5] Chen, L. (1960) *Xin Zhuang*. modern literature, 1-5.
- [6] Xu, J. (2011) *A Study on the Growth Novels of Female Writers from Taiwan in the 1960s: Taking Chen Ruoxi, Ouyang Zi, Shi Shuqing and Li Ang as Examples*. NTNU, Taipei.
- [7] Deng, Q. (1998) *Personalized Writing and Spokesman Writing: The Dual Characters of Chen Ruoxi's Novel Writing*.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Forum, 3.
- [8] Chen, L. (1959) *Grey-eyed Black Cat*. modern literature, 6-1.
- [9] Yang, J. (2011) *Research on the Local Literature of the Century from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s*. HNU, Changsha.
- [10] Ma, Y. (2014) *Intellectual Women's Utopia Pursuit: A Study of Chen Ruoxi's Novels*. FNU, Fuzhou.
- [11] Wang, J. (2004) *Research on Chen Lucy's Novels*. NNU, Nanjing.
- [12] Qian, H. From the "Unfortunate Eve" to the "Conscious Xin Nǚ": The Female Images in Novels of Taiwan Female Writer Lucy Tuann. *Taiwan Research Quarterly*, 3.
- [13] Lyu, Y. (2013)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Women's Issues—A Study of Chen Ruoxi's Early Marriage and Love Novels*. NEU, Nanchang.
- [14] Liang, L. (1988) *Exploring in the hesitation and commenting on two early novels written by Chen Lucy*.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